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七

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前漢書卷六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劉敞曰顔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師古曰先令謂遺令

臝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臝音郎果反○劉敞曰形䰟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近醫藥○宋祁曰近字當刪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

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

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䰟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

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櫝字也櫝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師古曰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令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劉敞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建之所

（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

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

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宋祁曰已改作以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

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

爲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貽帝幼皇后父上

官將軍安與帝姊葢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

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

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葢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

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

坐也○劉攽曰多令字葢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

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

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民不静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庾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

能有所前郤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

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宋祁曰獄下當添治字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之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

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

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

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家壙裁容槨也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易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

起於亡命而為諸王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将師古曰立以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

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埶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内史之屬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于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

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讀曰霸繇讀曰由令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師古曰懣

音湍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柢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劒名歐冶所

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喻倒持劒而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令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宋祁曰而當作其字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為相並解於上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

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

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令遇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喻也斗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自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坐音才卧反○宋祁曰自扆當作負扆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

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燕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也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

哉福孤逺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

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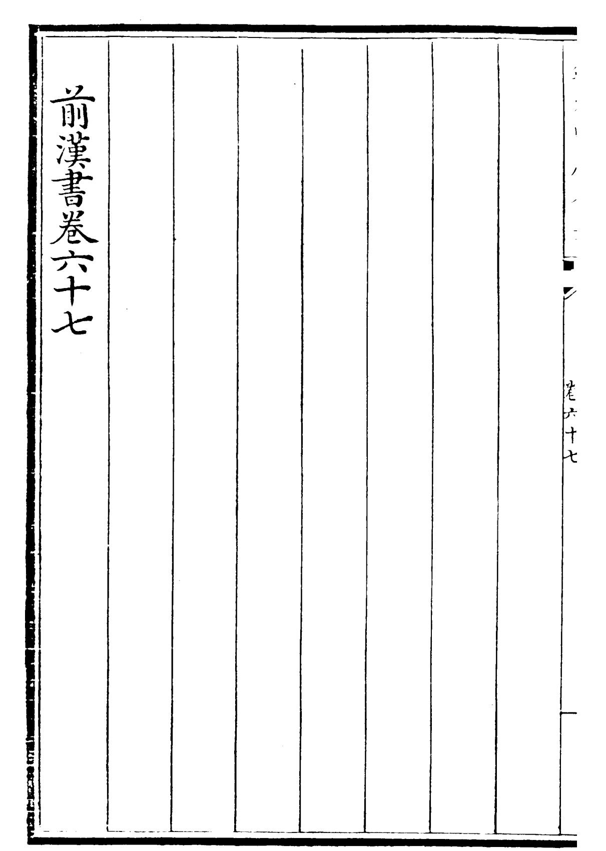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

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簒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

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子掾反○宋祁曰進取下應添於道二字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

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入太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太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胡建傳守軍正丞注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臣召南按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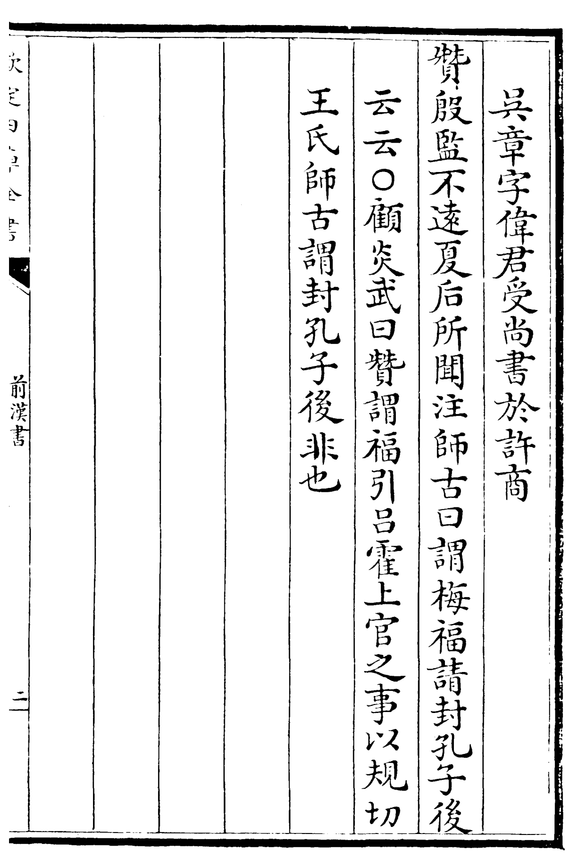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臣召南按渭城屬右扶風在長安稍西即秦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

朱雲傳從博士白子友受易○臣召南按儒林傳東海

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為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白子友當即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

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云云注師古曰尚書大傳云云○臣名南按大傳伏生所著其說王啟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即用其說與孔安國古文金縢之說不同

云敞傳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儒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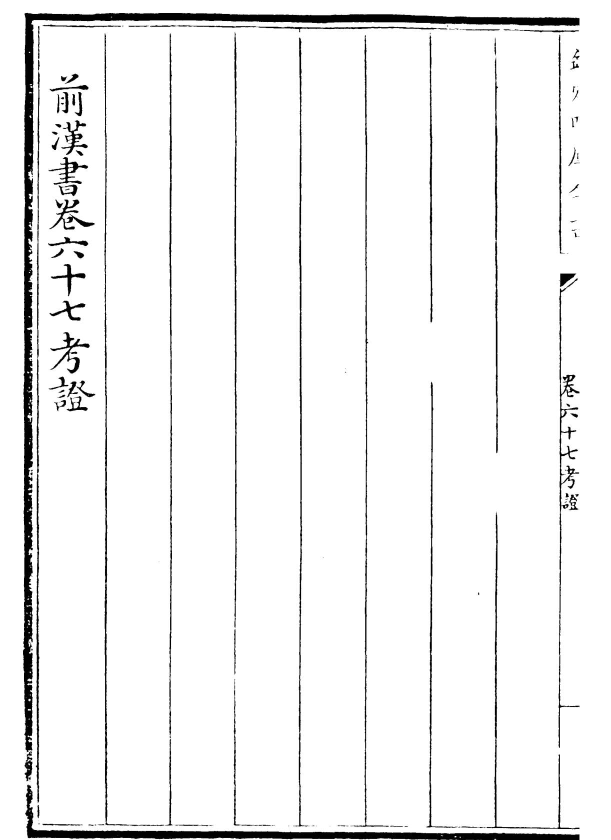


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

贊殷監不遠夏后所聞注師古曰謂梅福請封孔子後

云云○顧炎武曰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

王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九十三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八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

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上迺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黄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

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

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頾師古曰晳潔白也頾頰毛也晳音先歷反頾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

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

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懐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閲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

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也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旣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

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〇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〇宋祁曰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収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師古曰安馬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師古曰晉說是也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

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

師古曰宗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
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
臣印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
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
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
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
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緶直
斬割之而已緶音步千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

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泄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力禁反令從

官吏持節從師古曰吏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内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名泰壹樂人内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説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

長塗年首劉逵以爲年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據此輦道年首便謬用之乎○劉攽曰輦道輦仁之年首也予謂年者𢀓年也𢀓年蓋鼓角士冑即稱衘爲鼓吏所著者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黄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

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内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黄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黄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黄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讀曰躭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

促閲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内以為常師古曰内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賔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賔之禮也九賔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内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横為旁午猶言交横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禄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

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

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争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

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

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㑹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衞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閒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

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曽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曽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軨音零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襃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

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户以封兄

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黄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黄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腸木頭皆内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

内梓宫次梗椁柏黄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梗木名非也○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宫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説為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説耳○宋祁曰小柏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以為梗木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廄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説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温開之則凉故名之轀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

祕其事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輼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廏白虎駟以輼車駕大廏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輼輬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輼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内反

黄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

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襃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

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 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 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 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 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於輦也○宋祁曰於姚改與 韋絮薦輪 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 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晉灼曰漢語東

閻氏亡顯以㛰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

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

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宋祁曰語疑作告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删官字名下當添為字又以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以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

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

馮子都王子方等師古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讐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輙下中書令出取之○宋祁曰輙下添使字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

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

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幷以為讓師古曰總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捕兒見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

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黄霸傳鴞音羽驕反○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

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

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

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

十足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户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

音許蚪反屠音儲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宫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宋祁曰病疑作毋詔圖畫於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

然後逦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逦夷滅充宗

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褏中也褏古袖字）見日磾色

變走趨卧内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也卧内天子卧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幷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兀反○宋祁曰卧輪當改卧輸）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

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甍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

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廼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勲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

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内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冡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禄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顔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

馬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詔岑拜為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宋祁曰拜為下當添郎字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困拜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當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令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揚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

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内都尉○宋祁曰當刪内字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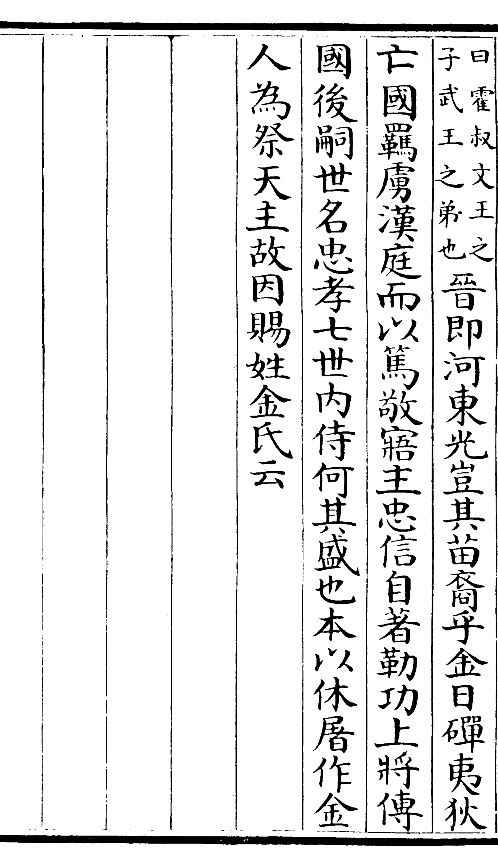
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内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曽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絶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産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文頴曰南名也大行官名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

曰當上南為大夫人情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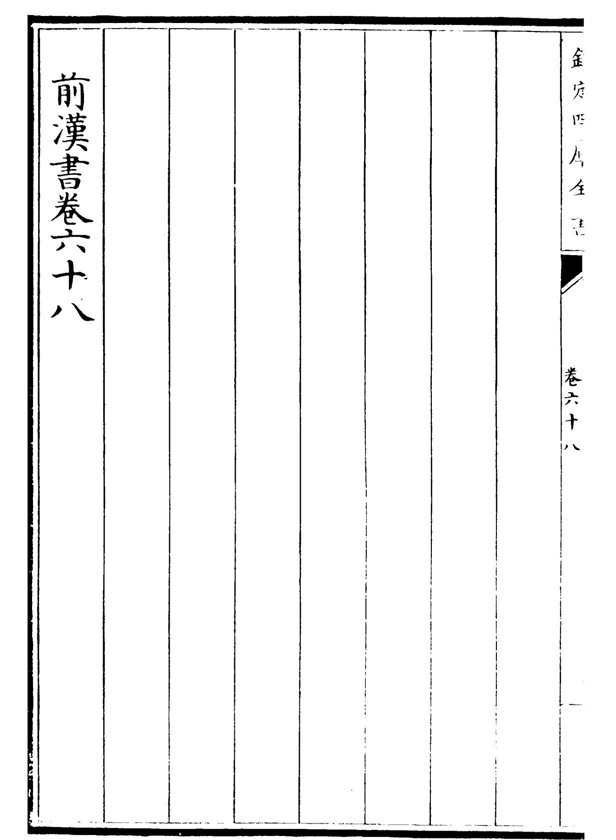
廼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從成為君持大宗重○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絶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

而不入東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
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
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
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户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
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益封
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内侍起於階闥之閒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所倚羣下取平也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纔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



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宣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前漢書卷六十八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霍光傳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云云○臣召南按捕莽何羅日磾功也漢書入日磾於功臣表入光桀於外戚恩澤侯表是有深意存焉

光為博陸侯注文穎曰食邑北海河東城○臣召南按河字下脫間字而城字則郡字之譌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

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桀為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為
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臣召南按武五子傳作旦聞之
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
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
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盖主桀安等詐令人為燕
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刺王傳未及刋正耳
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胡三省曰未央宮有

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稱嗣子皇帝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

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臣台南按范明友為未央衛尉鄧廣漢為長樂衛尉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注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臣

名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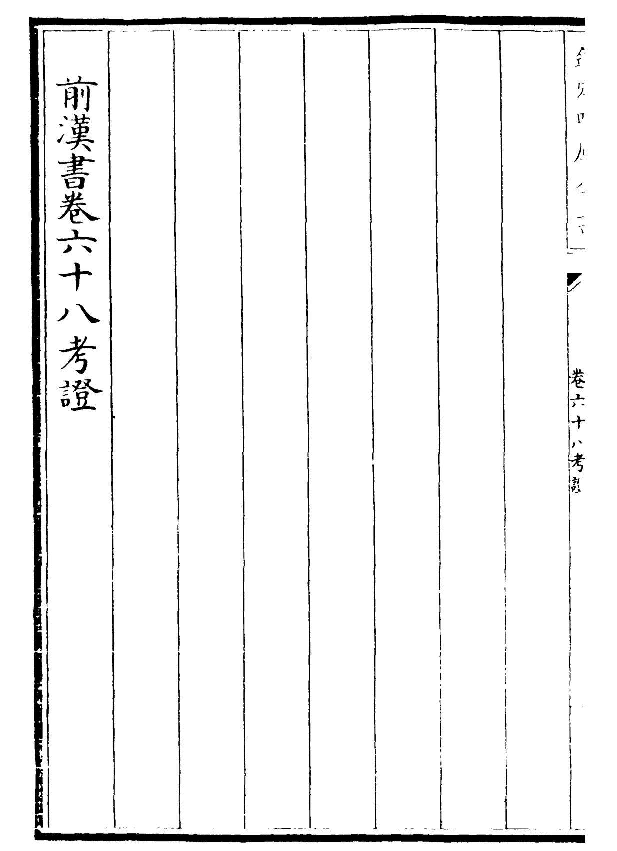
按外戚傳同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胡三省曰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

廷尉李种〇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為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于杜延年傳

皆讎有功注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〇顧炎武曰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曰

憂必讎馬注讎猶對也律歴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詐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

金日磾傳於是遂為光副○臣召南按與霍光同傳故蒙其文不言拜為車騎將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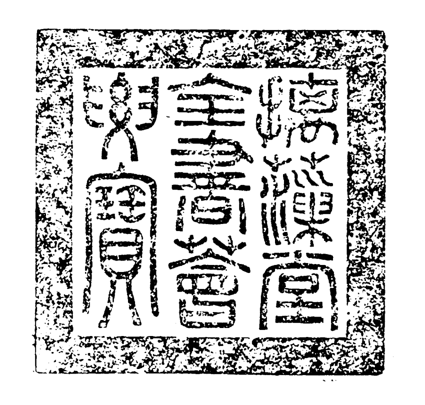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謹案卷六十七第十一頁後八行廟堂之議刊本議訛義據毛本改

卷六十八第十頁後一行皇帝問侍中君卿刊本皇訛黄今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拜匈奴中郎將刊本脫拜字据陳本增入

第三十頁前八行選置師友刊本選訛遷据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　昀